

谁（以武力或是和平方式）  
统一或整合了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边缘地带，

谁就掌握了世界最具潜质的地区；

谁掌握了世界最具潜质的地区，

谁就能成为欧亚大陆上的世界强国；

谁成为欧亚大陆上的世界强国，

谁就会成为美国在世界上超强有力的挑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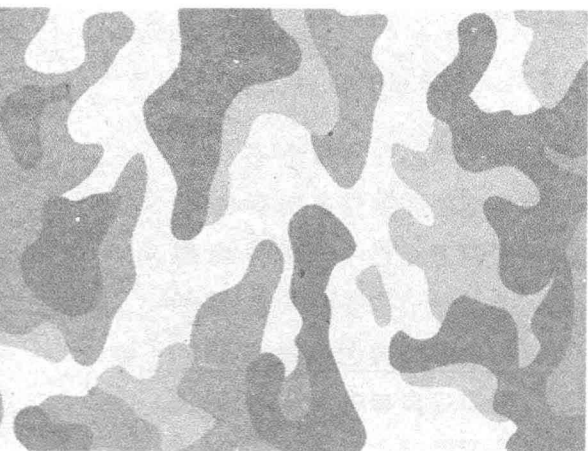
#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影响世界历史的权威巨著

## 边缘地带论

[美] 斯皮克曼 (Nicholas John Spykman) 著  
林爽喆 译

石油工业出版社



#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影响世界历史的权威巨著

# 边缘地带论

[美] 斯皮克曼 (Nicholas John Spykman) 著  
林爽喆 译

石油工业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边缘地带论 / [美] 斯皮克曼 ( Spykman, N.J. ) 著; 林爽喆译.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4. 3  
( 读点石油财经丛书 )  
书名原文: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ISBN 978-7-5021-9958-6

I. 边…  
II. ①斯… ②林…  
III. 地缘政治学  
IV. 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3 ) 第321764号



边缘地带论

[美] 斯皮克曼 ( Spykman, N.J. ) 著  
林爽喆 译

---

出版发行: 石油工业出版社

(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二区 1 号楼 100011 )

网 址: [www.petropub.com.cn](http://www.petropub.com.cn)

编辑部: (010) 64523602 发行部: (010) 6425297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晨旭印刷厂

---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740 × 1060 毫米 开本: 1/16 印张: 6.5

字数: 110千字

---

定 价: 19.80元

(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能源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的中心议题，甚至成为国际政治的重心。国家间围绕世界能源的控制权所进行的激烈争夺，各国维护自身利益所制定的能源安全战略，以及各国政府积极主导的替代能源开发，使能源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而油价波动、低碳经济、气候变化以及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不仅是政府首脑、智库学者的案头工作议题，而且成为切切实实的民生问题。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也在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以石油天然气为主，扩展到煤炭、电力、风能、生物质燃料、核能、能源科技等各个方面，而伴随着能源问题的国际化，中国也从国际社会的幕后走到台前，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

中国石油作为国有大型骨干企业，承担着履行政治、经济、社会三大责任，承担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使命，围绕着建设世界水平的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这一战略目标，积极实施“资源”、“市场”和“国际化”三大战略，注重国内外资源和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取得巨大成就。但是，能源问题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

石油企业的海外发展往往伴随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引人瞩目的中俄石油管线一波三折，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的无果而终，无不打着深刻的政治烙印。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创业经验，给扩大国际能源合作提出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此背景下，组织国内外能源领域的专家、学者，研究能源领域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将学术研究与企业决策支持相结合，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为此，我们考虑建立一种长效机制，从国外引进一批优秀的国际石油政治、经济、金融、法律类图书，翻译出版，并与国内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组成“读点石油财经丛书”系列，计划每年出版10种左右的图书，逐步形成一定的规模，起到一定的借鉴、参考和决策支持作用。

我希望通过“读点石油财经丛书”的陆续出版，为石油企业广大干部、员工提供国内外最新的石油财经方面的知识储备，并为大众读者拓宽能源问题的全球视野。

王国樑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总会计师、党组成员

地缘政治学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可以说是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间接成果。当麦哲伦实现人类的第一次环球航行后，西方国家对世界的认识逐步完善起来，地理意义上的“世界观”也首次变得清晰起来。

地理大发现改变了这种模糊的“构图”时代，将之引领到清晰的“读图”时代。航海的进步让偌大的地球尽收眼底，人类文明的经纬线条逐步展现于世人眼前，地缘政治版图成为一种体现权力意志和民族视界的映像模式。

所谓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亦被称为“地理政治学”（Political Geography），是从空间或地理环境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或者说是研究国家间关系的空间配置的一门学科。从本质上讲，地缘政治学旨在“描述国家权力的地理基础”，力图说明“政治现象与地理因素、人类政治行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理论”。

事实上，对于怀有掠夺和占有欲望的欧洲君主们来说，只有了解地理，才能知道自己的对手，才能去琢磨如何去战胜对方。西方国家的“地理想象”自从哥伦布误打误撞地登上西印度群岛就开始了，西方探险家们所绘制的一幅幅“世界版图”将人类带入了帝国主义的“读图时代”。到19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西方战略思想家们所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使自己的帝国称霸世界，地缘政治理论也就逐步完善起来，于是有了“陆权论”、“海权论”和“空权论”，有了“世界岛”和“边缘地带”。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国家先后出版了四部军事理论名著，它们分

别是：麦金德的《陆权论》、马汉的《海权论》、杜黑的《空权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四部著作提出了不同的军事战略思想，至今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深远。

## 1

英国近代地理学鼻祖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1861—1947），提出了“陆权论”，真正地把地缘政治理论发扬光大。1904年1月25日，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 Pivot of History*）。1919年包括麦金德主要思想的《陆权论》（又名《民主的理想与现实》，*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麦金德认为，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因而也就成为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他说：“自从近代利用蒸汽改进航海技术以来，这样的统一整体已经出现。”麦金德在文章中提出了“心脏地带”的论点，他是第一个以全球战略观念来分析世界政治的人。

麦金德将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结合确定分析世界政治力量，认为世界已经成为一个紧密连接的政治体系。他把地理因素与国际政治和战略结合起来思考，而且将“地理学作为能对治国和战略起帮助作用的东西”。麦金德说，自己“不是要预测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广阔未来，而是制定一个能适应任何政治平衡的地理公式”。他相信世界的未来取决于维持边缘地区和膨胀的内部力量之间的力量平衡。

他在论述历史发展的全球范围的地理环境特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关系时，强调了大陆（陆地）地理环境对国家制定战略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国家政治的关键。为此，他把全球地缘政治战略概括为著名的三段式警句：“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美国人把此文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潘恩的《常识》等十五种书并列，称为“十六本改变世界”的“巨著”。

## 2

阿尔弗雷德·马汉（1840—1914）是美国海军学院的第二任校长。他的全球视角也是以亚欧大陆为中心的。马汉青年时代就读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后服务于海军，几乎走遍了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使他具备了全球性的海洋观念和战略意识，为创建海权论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马汉在1890到1905年相继发表了“海权论”的“三部曲”，即《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亦称《海权论》）、《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其帝国的影响，1793—1812》和《海权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联系》，详细论述了海权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914，他又年撰写了《海军战略论》一书，阐述了如何实现海权。马汉在书中强调海洋地理环境的重要性。海洋是世界资源的宝库，对于一个国家开展世界经济贸易是不可缺少的内容；海洋是国际交通的大动脉，“通过水路进行旅行与贸易总会比陆地容易与便宜”，“比陆地运输安全与快捷”。马汉信奉英国海上冒险家雷利和英国政治家培根的论断：“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能控制世界财富，进而控制世界本身。”“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获得最大的自由，谁就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或多或少地进行战争”。

马汉创立的“海权论”是对帝国主义时代海权争夺的思想反映。他以分析英国称霸海洋成为“日不落”帝国的“成功史”为例，竭力“说服”美国政府积极发展海上力量，争夺与控制海洋。马汉认为美国的地缘区位比英国优越得多，在战略上从西半球来看居于世界中央位置，面向大西洋和太平洋，又远离欧亚大陆，拥有安全的工业基础和众多优良港口的海岸，具备了发展海上力量的地缘优势。因此，美国若想从地区性大国变成世界性海洋强国，就必须发展和建设海军。当时曾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后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十分赞赏马汉的海权理论，并聘请了马汉任总统海军顾问。马汉的海权理论促进了美国孤立主义的结束。

有人评价，马汉的《海权论》对世界影响可以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相提并论。

### 3

美国的莱特兄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架动力飞机的设计师，他们为开创现代航空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的故事在全世界广为传颂。飞机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形式。1921年，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1869—1930）的《空权论》第一次出版。作者认为，一国应该大力发展空军，再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在空军的轰炸下也无能为力。只有空军才是制胜的决定性因素。《空权论》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飞机在战场上的认识。书中对一国空军的飞机划分为：独立空军的飞机、配属于陆军和海军的飞机以及民用飞机。按照作战用途又分为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等。对指挥机构、制空权、飞机主要的作战形式、防空、空军地勤和机场等做了详细论述。

在杜黑看来，一国应该大力发展独立空军，不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浪费在附属于陆军和海军的航空部队上。因为国与国之间的空战由独立空军起决定作用，空军应该和陆军、海军并列为独立军种。事实上，各国空军的发展基本上遵循了这个原则。杜黑的观点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因为许多年来，战争主要在陆上和海上进行，没有陆军和海军，单独依靠空军就可以打败对手，这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变迁，战争的胜败概念也有了变化。一方打败对手不一定去占领对方领地，通过战争严重削弱对手，使之失去反抗能力就是胜利。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的战争，主要依靠空袭，经过长时间的轰炸使得南联盟最终妥协。杜黑的观点在现代战争中得以印证。

当今时代，由于洲际战略轰炸机的出现（B-2隐形轰炸机经空中加油后航程18000公里），加上携带的核武器，单独空军就可以对一国实施毁灭性打击。不久的将来，速度达到几倍音速的空天飞机，可以实现1小时内打击全球的效果，这是对飞机威力的极限发挥。

《空权论》的出版使杜黑成为第一位对现代空军做出系统性阐述的军事理论家。

## 4

美国耶鲁大学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1893—1943）是一位出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裔美国人，是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被称为“围堵政策教父”。他在1944年编著出版的《和平地理学》一书中提出：“地理是决定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依据这个概念，研究外交战略中的安全问题最理想的方式是运用地图或地球仪来探索世界地理关系。不论在战争时期或平时时期，必须以全球的观点来进行政治和战略的思考，而且可以“根据地理要素来筹划一个国家的安全政策”。为此，必须考虑“国家的领土在世界上的位置、领土的大小和资源以及其他国家的领土和实力的分布等情况”。

斯皮克曼指出：世界实力的中心有北美的大西洋沿岸地区、欧洲的沿海地区、欧亚大陆的远东沿海地区以及欧亚大陆南面的印度洋沿岸地区。除北美东部沿岸地区外，其余三块均在欧亚大陆沿岸的边缘地区。

对斯皮克曼来说，边缘地带是争夺世界的关键。他认为，因为拥有人口、丰富的资源以及占有重要的内陆出海通道，欧亚大陆沿岸陆地成为控制世界的关键。这些重要的地区包括濒海的欧洲地区、中东、印度、东南亚和中国。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的灵感是来自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但是其结论却是对麦金德的反驳。在本质上，斯皮克曼竭力想唤起美国对由德国统治世界的危险的注意。

斯皮克曼还有一些观点对战后格局，尤其是对美国国家战略产生重大影响。比如，他主张在世界大战中美国不要完全消灭日本，因为中国人口众多，面积广阔，早晚会成为亚洲强国，保留日本可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在欧洲，打败德国但不要灭亡德国，主要用来战后在欧洲平衡苏联这个陆地强国。事后的进展果然如此。

人类进入21世纪，战争的硝烟似乎渐渐远去，和平与发展成为两大主题。由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出现了核武器、远程轰炸机、陆基洲际导弹、潜射洲际导弹这些终极武器。大国之间的对决已经没有赢家，但这并不能阻止局部地区战争的进行。战争的形态有了很大变化，但传统的陆、海、空力量仍然发挥着威慑作用。大国之间实力比拼和战略博弈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加上金融战、货币战、贸易战、网络战等超限战的出现，让国家之间的关系更趋复杂化，陆权、海权、空权的争夺还在继续。

因此，石油工业出版社重新翻译并整理了上述四部名著，在方便读者了解传统地缘战略理论的同时，在“中国梦”的大背景下更引发了我们关于未来的思考。

崔守军

2013年12月26日

（崔守军，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

## 本书的介绍性说明

在国家安全的维系方面，我国政治家所做的规划被证明是不充分的。在全球各国中，美国所处的位置最为安全，但我们仍然在四分之一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卷入两场灾难性的世界大战。而且在其中的一场大战中，我们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实实在在地面临战败的危险。以往记载的情况表明，我国政治家对国家的命运并非无动于衷，然而他们却一直无法准确预知其行为的后果，他们对问题的思考方式也无法提供准确的答案。由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来尽一切可能改善我们分析问题的工具，改善研究这门最难的学科的方法。

在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方面，近几年的理论研究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事实上，连英国地理学家H.J.麦金德所做的重要贡献都未被全世界所认知。早在1904年，麦金德就发表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他通过对地理位置的研究，将一些广为人知的结论延伸运用到英国的安全形势问题上。不幸的是，对于这一问题的地理学研究方法被豪斯霍费尔以及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派拿去，并扭曲成一种伪科学用来为版图扩张寻找合法性。而在其他国家，这一课题鲜有人关注。

已故耶鲁大学教授尼古拉斯·约翰·斯皮克曼是极少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美国人，他发现由于忽略了地理学因素，我们在研究国家安全课题时有很多盲目之处。随着他对一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相对于其他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问题研究得越深入，就越觉得我们现行的安全政策是不现实的、不充分的。他意识到，尽管早期地缘政治学家的研究手段粗糙且不精确，但他们也揭露了许多与之相关的事实，可惜的是这些情况过去一直被政策制定者们忽略。

在1938年和1939年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中，斯皮克曼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①《地理学与外交政策》，作者：尼古拉斯·约翰·斯皮克曼，《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32卷，第1期和第2期，1938年2月和4月出版；《外交政策中的地理学目标》，作者：尼古拉斯·约翰·斯皮克曼、阿比·A. 罗林斯，《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33卷，第3期和第4期，1939年6月和9月出版。

来探讨地理学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sup>①</sup>，这也是他在这一领域最初出版的著作。此后，他开始着手有关“半球防御”理论的研究。“半球防御”理论当时在美国很有市场，被认为是避免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最好手段。表面上，“半球防御”理论很有道理：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巨大跨度构成了牢不可破的壁垒，使从欧洲和亚洲发起的外敌入侵显得遥不可及；整个西半球巨大的原材料供应似乎也使我们不

必再依靠外部的资源。表面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保证巴拿马运河的畅通，并且坐在家里等着入侵者自己撞到枪口上来。

斯皮克曼教授的分析则显示，这是一种可怕的错觉。如果控制欧洲大陆的一个或数个强国对我们发动决定性的攻击，我们在大西洋这一边能够进行成功抵抗的机会其实很小。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们的生存机会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英国舰队完全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并且我们能够使用英国的岛屿作为我们针对欧洲大陆的前进基地。

这一分析结论被写入耶鲁国际研究学院于1942年3月出版的《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一书中。人们很快认识到，这本书标志着在充分理解美国的安全问题方面，我们前进了一大步。斯皮克曼教授所得出的许多结论从那时起就获得了广泛认同，并被当今一些与美国外交政策相关的文献所采纳。

斯皮克曼教授还打算撰写另一本书，以进一步阐述他对国际关系权力的观点，以及运用地缘政治学来规划国家安全政策的方法。1942年秋，斯皮克曼发表演讲，主题是当今世界中的美国安全形势，这也是他对自身观点的首次公开阐述。在演讲中，斯皮克曼还使用地图幻灯片来说明地理位置对于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这次演讲的速记版记录被保留了下来，斯皮克曼也打算运用这些记录和地图作为自己新书的基础。然而，在不久之后斯皮克曼便身患重病，于1943年6月26日病逝，他就此永远地失去了完成心愿的机会。

同在学院工作的我们十分熟悉斯皮克曼教授所做的工作，并急于确保他在美国安全问题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不会丧失。因此我们决定试着尽快去执行他的

计划，并且出版一本书。这本书的基础是斯皮克曼的演讲、地图以及其他一些进一步阐述其观点的笔记和信件。这项工作被委托给学院成员之一的海伦·R·尼克尔，她以助理研究员的身份与斯皮克曼教授一同工作了两年，对于斯皮克曼教授的观点和分析方法非常了解。

努力的成果便是这本书。尼克尔小姐用她高超的技巧和想象力来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并且忠实于斯皮克曼教授自己的计划和意愿。尽管相当一部分的文字是新撰写的，但尼克尔小姐还是成功地在思想方式，甚至措辞风格方面与斯皮克曼教授保持了基本一致。人们可以看到书中清晰地展现了地缘政治学分析法被运用于解决我们外交政策的最基本问题，以及战后美国的安全问题。这种分析为我们的思维提供了许多养料，并且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导。如果不关注斯皮克曼教授的分析和结论，就难以制定连贯和卓有成效的外交政策。

主要的课题非常明确：谁控制了欧洲和亚洲的“边缘地带”？这是一个对美国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些地区落入对美国怀有敌意的单个强国或数个强国的联合体手中，所导致的对美国的战略包围将使我们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陆、海军规模再庞大也无济于事。这种威胁在此之前已经被我们模糊地意识到。在最近的两次危机中，当有一个强国可能夺取欧洲大陆时，我们立刻介入战争来阻止它。但我们的行动显得迟缓，并且代价高昂。如果我们充分认识到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对我们的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所采取的外交政策或许将在第一时间就将威胁扼杀在摇篮中。

可以预见，对于上述论点的含义会有一些误读。毫无疑问有些人会提出：用武力阻止单个强国统一欧洲或亚洲并非我们的任务，这种行动是过度干涉别人的事务。

对于上述批评最好的回答就是：考虑一下本次战争<sup>①</sup>结束后欧洲和远东很可能出现的形势。欧洲“边缘地带”的绝大部分将在多个民主国家的掌控之下，这些国家急于重新获得独立。而任何统一欧洲的方案都会将这些国家置于被德国支配的境地（无论在安排欧洲统一事务时，其法律文本上的具体条款怎样书

① 本书出版于1944年，因此“本次战争”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写)，因为德国如果不被肢解，仍然会是本地区内最大的国家。很难想象如今为自由而战的这些国家会突然态度大变，自愿屈从于上述以德国为主导的欧洲统一进程。同样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做出了如此大的牺牲来帮助上述国家从德国的枷锁中挣脱，它也不会同意恢复德国的统治。这样的欧洲统一只有通过侵略来完成，而本书清晰地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投入力量阻止旨在达成欧洲统一的侵略战争发生，这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允许这样的侵略战争发生，那就意味着我们将无可避免地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届时对我们而言战争的结果恐怕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利。

同样地，美国也将以武力介入远东局势，阻止该地区被一个强国所支配。日本大概会在战争接近尾声时被解决掉，解决它的方式将使这个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再构成真正的威胁。

中国也不会控制亚洲大陆的全部沿海区域。“边缘地带”的北部将继续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而南部的印度支那<sup>①</sup>、泰国和缅甸也不可能屈从于由中国主导的统

①指属于原法国殖民地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译者注。

一计划。在欧洲，统一只有通过武力侵略来达成。而以中国目前的实力，它连在自己的疆界内实现统一都做不到。要等到很久以后，它才能拥有让其他国家屈

服在自己脚下的军事实力。当然，如果中国真的试图在远东实施侵略计划，我们绝对不能等闲视之，就像在欧洲、亚洲如果有其他国家试图这么做，也会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样。然而，中国执行这种计划的可能性目前看来还相当之小。

另一个强国苏联则有可能在西欧实施领土扩张计划，从而将欧洲的“边缘地带”统一起来。如果与此同时它还在远东开疆拓土，那我们无疑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有很充足的理由使我们相信，这种紧急事态不会发生，同时这也不符合苏联人的利益。这里因篇幅所限，无法详细解释上述“充足的理由”究竟是指什么，耶鲁大学国际学院即将出版由威廉·T.R.福克斯执笔的学术书籍将专门探讨这一问题。在这里只需说明一点：欧洲大陆的“边缘地带”持续被数个独立国家分别控制，这样的局面对我们有利，对苏联同样有利，因为这为它提供了缓冲地带带来抵御英美联手所构成的威胁。

因此，没有理由担心以斯皮克曼教授的理论为基础所制定的安全政策会使我

们进行积极的武装干涉来阻止欧洲或亚洲的统一。斯皮克曼的理论所强调的是，在世界事务中我们要担负起我们应当担负的职责，这是为了确保全世界的和平，更是为了保证我们自身的安全。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仍然认为实力并非国际关系中的基础性因素，而本书在政策方面所做出的一些结论紧密回应了这些人所提倡的理念。比如斯皮克曼教授的观点雄辩地证明了美国需要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斯皮克曼教授的观点还给出了我们必须与其他国家联手阻止侵略的绝佳理由。它也很明确地告诉大家，战争结束后的世界将可能是怎样的，以及为了在这样的战后世界建立一个国际安全体系，我们必须要做些什么。思想开明的人则应当毫不犹豫地运用斯皮克曼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坦率地承认国际事务中实力的重要性。

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他们只向全人类效忠——或许会对明确立足于国家利益的国际问题分析方法感到恼火。但没人会质疑美国有责任参与国际事务，斯皮克曼教授则表明参与国际事务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有这么一句箴言“诚实是最佳的政策”，对于那些不想仅仅被一己私利所驱使的人来说，这句箴言可谓是非不分，甚至是不道德的。但他们也没有必要因此变得虚伪。

对一些外行人甚至一些执掌我们国家外交事务的人来说，地缘政治学理论还是比较陌生的。考虑到这一点，本书中的一个章节由地图和地缘政治学的基础知识构成。相关内容尽可能精简，目的在于使读者了解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方法。只要花费很少的精力去阅读这一章，您就能掌握一种极其有用的工具来研究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问题。

在行文结束之际，我必须以私人名义向我的朋友兼同事尼古拉斯·约翰·斯皮克曼致敬。与他共事的这些年使我受益匪浅。正是他将我引入耶鲁大学的殿堂。当时在他的努力下，耶鲁大学建立起了国际关系系和国际研究学院，这是一段崇高的冒险经历，而我和阿诺德·沃尔弗斯教授从一开始就与他共事，我们的这段合作关系非常令人愉快并且富有成果。在斯皮克曼教授的领导下，国际关系系和国际研究学院很快都走上了平稳运转的轨道，并且茁壮地成长起来。他是一个奇才，在多个学术领域都是大师。在我看来，他一直毫不犹豫地根据自己的思维逻辑行事，即使遵照其思维逻辑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合他自己的胃口，并且在朋

友中也不受欢迎，他也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作为演讲者的才华更给耶鲁大学的大批学生留下长久的印象。他49岁就英年早逝，这对美国的学术界以及外交实践领域而言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而斯皮克曼在学院内的同事最清楚这种损失有多么巨大。

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和国际研究学院主任

弗雷德里克·舍伍德·邓恩

康涅狄格州 纽黑文

1943年11月1日